北史/卷07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七十 ◄

北史
卷七十一 列傳第五十九

隋宗室諸王

► 卷七十二

蔡景王整　滕穆王瓚　道宣王嵩　衛昭王爽　河間王弘　義城公處綱　離石太守子崇　文帝四王　煬帝三子

宗室

蔡景王

蔡景王整，隋文帝之次弟也。文帝四弟，唯整及滕穆王瓚與帝同生，次道宣王嵩，次衛昭王爽並異母。整，周明帝時以武元軍功，賜爵陳留郡公。位開府、車騎大將軍。從武帝平齊。力戰而死。文帝初居武元之憂，率諸弟負土為墳，人植一栢，四根鬱茂，西北一根整栽者獨黃。後因大風雨，並根失之，果終不吉。文帝作相，贈柱國、大司徒、八州刺史。及受禪，追封諡焉。

子智積襲。又封其弟智明為高陽郡公，智才開封縣公。尋拜智積開府儀同三司，授同州刺史，儀衛資送甚盛。

整娶同郡尉遲綱女，生智積。開皇中，有司奏智積將葬尉太妃，帝曰：「昔幾殺我。我有同生二弟，並倚婦家勢，常憎疾我。我向之笑云：'爾既嗔我，不可與爾角嗔。'並云：

'阿兄止倚頭額。'時有醫師邊隱逐勢，言我後百日當病癩。二弟私喜。以告父母。父母泣謂我曰：'爾二弟大劇，不能愛兄。'我因言：'一日有天下，當改其姓。夫不受其親而愛他人者，謂之悖德，當改之為悖。'父母許我此言。父母亡後，二弟及婦又讒我，言于晉公。于時每還，欲入門，常不喜，如見獄門。托以患氣，常鎖閤靜坐，唯食至時暫開閤。每飛言入耳，竊雲'復未邪？'當時實不可耐，羨人無兄弟。世間貧家兄弟多相愛，由相假藉；達官兄弟多相憎，爭名利故也。」

智積在同州，未嘗嬉戲遊獵，聽政之暇，端坐讀書。門無私謁。有侍讀公孫尚義，山東儒士，府佐楊君英、蕭德言，並有文學，時延於坐。所設唯餅果，酒才三酌。家有女妓，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前。始，文帝龍潛時，與景王不睦，太妃尉氏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諧，以是智積常懷危懼，每自貶損。帝亦以是哀憐之。人或勸智積為產業，智積曰：「昔平原露朽財帛，苦其多也。吾幸無可露，何更營乎！」有五男，止教讀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而已，亦不令交通賓客。或問其故，智積曰：「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。」開皇二十年，徵還京，無他職任，闔門自守，非朝覲不出。煬帝即位，滕王綸、衛王集並以讒構得罪，高陽公智明亦以交通奪爵，智積愈懼。大業三年，授弘農太守，委政僚佐，清靜自居。及楊玄感作逆，自東都引軍而西，智積謂官屬曰：「玄感欲西圖關中，若成其計，則根本固矣。當以計縻之，使不得進。不出一旬，自可禽耳。'及玄感軍至城下，智積登陴詈辱之，玄感怒甚，留攻之。城門為賊所燒，智積乃更益火，賊不得入。數日，宇文述等軍至，合擊破之。尋拜宗正卿。

十二年，從駕江都，寢疾。帝時疏薄骨肉，智積每不自安，及遇患，不呼醫。臨終，謂所親曰：「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于地矣！」時人哀之。有子道玄。

滕穆王

滕穆王瓚，字恆生，一名慧。仕周，以武元軍功，封竟陵郡公，尚周武帝妹順陽公主。保定四年，累遷納言。瓚貴公子，又尚公主，美姿容，好書愛士，甚有當時譽，時人號曰楊三郎。武帝甚親愛之。平齊之役，諸王咸從，留瓚居守，謂曰：「六府事殷，一以相付，朕無西顧之憂矣。」宣帝即位，遷吏部中大夫，加上儀同。

宣帝崩，文帝入禁中，將總朝政，令廢太子勇召之。瓚素與帝不協，不從，曰：「作隋國公恐不能保，何乃更為族滅事邪！」文帝作相，拜大宗伯，典修禮律，進位上柱國、邵國公。瓚見帝執政，恐為家禍，陰有圖帝計，帝每優容之。及受禪，立為滕王，拜雍

州牧。帝數與同坐，呼為阿三。後坐事去牧，以王就第。

瓚妃宇文氏，素與獨孤皇后不平，至是鬱鬱不得志，陰有咒詛。帝命瓚出之。瓚不忍離絕，固請。帝不得已，從之，宇文氏竟除屬籍。由是恩禮更薄。開皇十一年，從幸栗園，坐樹下，方飲酒，鼻忽流血，暴薨。時年四十四。人皆以為遇鴆。子綸嗣。

綸字斌褵，性弘厚，美姿容，頗知鐘律。文帝受禪，封邵國公。明年，拜邵州刺史。晉王廣納妃于梁，詔綸致禮，甚為梁人所敬。

綸以穆王故，當文帝世，每不自安。煬帝即位，尤被猜忌。綸憂懼，呼術者王琛問之。琛答曰：「王相祿不凡。滕即騰也，此字足為善應。」有沙門惠恩、崛多等，頗解占候，綸每與交通，嘗令些三人為厭勝法。有人告綸怨望呪詛，帝令黃門侍郎王弘窮驗之。弘希旨奏綸厭蠱惡逆，坐當死。帝令卿議之，司徒楊素等曰：「綸懷惡之由，積自家世。惟皇運之始，四海同心，在於孔懷，彌須協力。其先乃離阻大謀，棄同即異。父悖于前，子逆於後，為惡有將，其罪莫大。請依前科。」帝以皇族不忍，除名徙邊郡。

大業七年，帝征遼東，綸欲上表，請從軍自效，為郡司所遏。示幾，徙珠崖。及天下大亂，為賊林仕弘逼，攜妻子竄儋耳。後歸國，封懷化縣公。尋病卒。

綸弟坦，字文褵，初封竟陵郡公，坐綸徙長沙。

坦弟猛，字武褵，徙衡山。

猛弟溫，字明褵，初徙零陵。溫好學，解屬文，既而作《零陵賦》以自寄，其詞哀思。帝見而怒之，轉徙南海。

溫弟詵，字弘褵，前亦徙零陵。帝以其修謹，襲封滕王，以奉穆王嗣。大業末，于江都為宇文化及所害。

道宣王

道宣王嵩，在周以武元軍功，賜爵興城公。早卒。文帝受禪，追封諡焉。以滕穆王瓚子靜襲。卒，諡曰悼。無子，以蔡王智積子世澄襲。

衛昭王

衛昭王爽，字師仁，小字明達。在周以武元軍功，于繼褓中封同安郡公。六歲而武元崩，為獻皇后所養，由是寵愛特異諸弟。年十七，為內史上大夫。文帝執政，授蒲州刺史、柱國。及受禪，立為衛王，所生李氏為太妃。爽位雍州牧、右領軍大將軍、權領并州總管、上柱國、涼州總管。爽美風儀，有器局，政甚有聲。大軍北伐，河間王弘、豆盧勣、竇榮定、高熲、虞慶則等分道而進，以爽為元帥，俱受爽節度。親率李充等四將出朔州，遇沙缽略可汗于白道，接戰，大破之，沙缽略中重瘡而遁。帝大悅，賜爽真食梁安縣千戶。六年，復為元帥，步騎十五萬出合川，突厥遁逃。徵為納言。帝甚重之。未幾，爽疾，帝使薛榮宗視之，雲眾鬼為厲。爽令左右驅逐之。居數日，有鬼物來擊榮宗，走下階而斃。其夜爽薨，年二十五。贈太尉、冀州刺史。子集嗣。

集字文會，初封遂安王，尋襲封衛王。煬帝時，諸侯王恩禮漸薄，猜防日甚，集憂懼，乃呼術者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。有人告集呪詛，憲司希旨，鍛成其獄，奏集惡逆，坐當死。詔下其議，楊素等曰：「集密懷左道，厭蠱君親，是君父之罪人，非臣子之所赦，請論如律。」時滕王綸坐與相連，帝不忍加誅，除名遠徙邊郡。天下亂，不知所終。

河間王

河間王弘，字辟惡，文帝從祖弟也。祖愛敬，早卒。父元孫，少孤，隨母郭氏養于舅族。及武元帝與周文建義關中，元孫時在鄴，懼為齊人所誅，因假外家姓為郭氏。元孫死，齊為周滅，弘始入關。與文帝相得，帝哀之，為買田宅。

弘性明悟，有文武幹略。數從征伐，累遷開府儀同三司。文帝為丞相，常置左右，委以心腹。帝詣周趙王宅，將及於難，弘時立於戶外，以衛文帝。尋加上開府，賜爵永康縣公。及愛禪，拜大將軍，進爵郡公。尋贈其父柱國、尚書令、河間郡公。其年，立弘為河間王，拜右衛大將軍。尋進柱國，以行軍元帥出靈州道征突厥，大破之。拜甯州總管，進上柱國。政尚清靜，甚有恩惠。遷蒲州刺史，得以便宜從事。時河東多盜賊，弘奏為盜者百餘人，投之邊裔，州境恬然，號為良吏。每晉王廣入朝，弘輒領揚州總管，及王歸藩，弘復還蒲州。在州十餘年，風教大洽。煬帝嗣位，拜太子太保。歲餘，薨。大業六年，追封邰王。子慶嗣。

慶傾曲善候時變。帝猜忌骨肉，滕王綸等皆被廢放，唯慶獲全。累遷滎陽太守，頗有政績。及李密據洛口倉。滎陽諸縣多應密。慶勒兵拒守。歲餘，城中糧盡，兵勢日蹙。密遺慶書曰：「王之先世，家住山東，本姓郭氏，乃非楊族。婁敬之于漢高，殊非血胤；呂布之于董卓，良異天親。芝焚蕙歎，事不同此。江都荒湎，流宕忘歸，骨肉崩離，人神怨憤。舉烽火于驪山，諸侯莫至；浮膠船于漢水，還日未期。王獨守孤城，援絕千里，糧餱支計，僅有月餘，弊卒之多，才盈數百。有何恃賴，欲相抗拒？求枯魚於市肆，既事非虛；因歸雁以運糧，竟知何日！止恐禍生匕首，釁發蕭牆，空以七尺之軀，懸賞千金之購，可為酸鼻者也。幸能三思，自求多福。」于時江都敗問亦至，慶得書，遂降於密，改姓為郭氏。密破，歸東都，又為楊氏，越王侗不之責也。及侗稱制，拜宗正卿。

世充既僭偽號，降爵為邗國公，復為郭氏。世充以兄女妻之，署滎州刺史。及世充將敗，慶欲將妻同歸長安，其妻曰：「國家以妾奉箕帚於公者，欲以申厚意，結公心耳。今父叔窮迫，家國阽危，而不顧婚姻，孤負付屬，為全身之計，非妾所能責公也。妾若至長安，公家一婢耳，何用妾為！顧送還東都，君之惠也。」慶不許。其妻遂沐浴靚莊。仰藥而死。慶遂歸國，為宜州刺史、邗國公，復姓楊氏。其嫡母元太妃，年老，兩目喪明，世充斬之。

義城公

義城公處綱，文帝族父也。生長北邊，少習騎射。在周，以軍功拜上儀同。文帝受禪，贈其父鐘葵柱國、尚書令、義城縣公，以處綱襲焉。累遷右領軍將軍。綱雖無才藝，而性質直，在官強濟，亦為當時所稱。拜蒲州刺史，吏人悅之。卒于秦州總管，謚曰恭。

弟處樂，官至洛州刺史。漢王諒反，朝廷以為二心，廢錮不齒。

楊子崇

離石太守子崇，武元帝族弟也。父盆生，贈荊刺史。子崇少好學，涉獵書記，有風儀，愛賢好士。開皇初，拜儀同，以車騎將軍恆典宿衛，後為司門侍郎。煬帝嗣位，累遷候衛將軍。坐事免。未幾，復檢校將軍事。從帝幸汾陽宮，子崇知突厥必為寇，屢請早還京師，不納。尋有雁門之圍。及賊退，帝怒之曰：「子崇怯懦，妄有陳請，驚動我眾心，不可居爪牙寄。」出為離石郡太守，有能名。自是突屢寇邊塞，胡賊劉六兒復擁眾劫掠郡境，子崇表請兵鎮遏。帝復大怒，令子崇行長城。子崇行百餘里，四面路絕，不得進

而歸。

歲餘，朔方梁師都、馬邑劉武周等各作亂，郡中諸胡復反。子崇患之，言欲朝集，遂與心腹數百人自孟門關將還京師。遇道路隔絕，退歸離石。左右聞太原兵起，不復入城，各叛去。子崇悉收叛者父兄斬之。後數日，義兵至，城中應之。城陷，為讎家所殺。

文帝四王

文帝五男，皆文獻皇后所生。長曰房陵王勇，次煬帝，次秦孝王俊，次庶人秀，次庶人諒。

房陵王

房陵王勇，小名睨地伐。周世以武元軍功，封博平縣侯。及文帝輔政，立為世子，拜大將軍、左司衛，封長寧郡公。出為洛州總管、東京少冢宰，總統舊齊之地。後徵還京師，進上柱國、大司馬，領內史禦正，諸禁衛皆屬焉。文帝受禪，立為皇太子，軍國政事及尚書奏死罪已下，皆令勇參決。帝以山東人多流冗，遣使案檢，又欲徙人北實邊塞。勇上書諫，以為「戀土懷舊，人之本情，波迸流離，蓋不獲已。有齊之末，主暗時昏，周平東夏，繼以威虐，人不堪命，致有逃亡，非厭家鄉，原為羈旅。若假以數歲，沐浴皇風，逃竄之徒，自然歸本。雖北夷犯邊，令所在嚴固，何待遷配，以致勞擾？」上覽而嘉之。時晉王廣亦表言不可，帝遂止。是後時政不便，多所損益，帝每納之。帝常從容謂群臣曰：「前世皇王，溺於嬖幸，廢立之所由生。朕傍無姬侍，五子同母，可謂真兄弟也。豈若前代，多諸內寵，孽子忿爭，為亡國之道邪！」

勇頗好學，解屬詞賦，性寬仁和厚，率意任情，無矯飾之行。引明克讓、姚察、陸開明等為之賓友。勇嘗文飾蜀鎧，帝見而不悅，恐致奢侈之漸，因誡之曰：「我曆觀前代帝王，未有奢華而能長久者。汝當儲後，若不上稱帝心，下合人意，何以承宗廟之重，居兆人之上？吾昔衣服，各留一物，時復看以自警戒。又擬分賜汝兄弟。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，忘昔時之事，故令高熲賜汝我舊所帶刀子一枚，並菹醬一合，汝昔作上士時所常食如此。若存憶前事，應知我心。」

後經冬至，百官朝勇，勇張樂受賀。帝知之，問朝臣：「近聞至節，內外百官相率朝東宮，是何禮也？」太常少卿辛亶對曰：「于東宮是賀，不得言朝。帝曰：「改節稱賀，

正可三數十人，逐情各去，何因有司徵召，一朝普集，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？東宮如此，殊乖禮制。」乃下詔曰：「皇太子雖居上嗣，義兼臣子，而諸方嶽牧正冬朝賀，任土作貢，別上東宮。事非典則，宜悉停斷。」

自此恩寵始衰，漸生凝阻。時帝令選強宗入上臺宿衛，高熲奏：「若盡取強者，恐東宮宿衛太劣。」帝作色曰：「我有時行動，宿衛須得雄毅。太子毓德東宮，左右何須強武？如我商量，恆於交番之日，分向東宮上下，團伍不別，豈非好事邪？我熟見前代，公不須仍踵舊風！」蓋疑熲男尚勇女，形於此言，以防之。

勇多內寵，昭訓雲氏嬖幸，禮匹於嫡。而妃元氏無寵，嘗遇心疾，二日而薨。獻皇后意有他故，甚責望勇。又自妃薨，雲昭訓專擅內政，後彌不平，頗求勇罪過。晉王廣知之，彌自矯飾，姬妾恆備員數，唯與蕭妃居處。皇后由是薄勇，愈稱晉王德行，後晉王來朝，車馬侍從，皆為儉素，接朝臣，禮極卑屈，聲名籍甚，冠于諸王。臨還揚州，入內辭皇后，因哽咽流涕，伏不能興。皇后泫然泣下，相對歔欷。王曰：「臣性識愚下，常守平生昆弟之意，不知何罪，失愛東宮，恆蓄盛怒，欲加屠陷。每恐讒譖出於杼軸，鳩毒遇於杯杓。」皇后忿然曰：「睨地伐漸不可耐，我為伊索得元家女，望隆基業，竟不聞作夫妻，專寵阿雲，有如許豚犬。前新婦本無病痛，忽爾暴亡，遣人投藥，致此夭逝。事已如此，我亦不窮。何因復於汝處發如此意？我在尚爾，我死後當魚肉汝乎？每思東宮竟無正嫡，至尊千秋萬歲後，遣汝等兄弟向陽雲兒前再拜問訊，此是幾許大苦痛邪！」晉王又拜，嗚咽不能止，皇后亦悲不自勝。此別之後，知皇后意移，始構奪宗之計。因引張衡定策，遣褒公宇文述深交楊約，令喻旨於越公素，具言皇后此語。素瞿然曰：「但不知皇后如何？但如所言，吾又何為者！」後數日，素入侍宴，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禮，用此揣皇后意，後泣曰：「公言是也。我兒大孝順，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，必迎於境首。又其新婦亦大可憐，我使婢去，常與同寢共食。豈如睨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，終日酣宴，昵近小人，疑阻骨肉！我所以益憐阿胖者，嘗恐暗地殺之。」素既知意，盛言太子不才。皇后遂遺素金，始有廢立之意。

勇頗知其謀，憂懼，計無所出。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，召而問之。輔賢曰：「白虹貫東宮門，太白襲月，皇太子廢退象也。」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。又于後園內作庶人村，屋宇卑陋，太子時于中寢息，布衣草褥，冀以當之。帝知其不安，在仁壽宮，使楊素觀勇，素至東宮，偃息未入，勇束帶待之，故亦不進以怒勇，勇銜之，形於言色。素還，言勇怨望，恐有他變。帝甚疑之。皇后又遣人伺覘東宮，纖介事皆聞奏，因加媒蘗，構成其罪。帝惑之，遂疏忌勇。乃于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人候，以伺動靜，皆隨事奏聞。

又東宮宿衛人，侍官已上，名籍悉令屬諸衛府，有健兒者咸屏去之。晉王又令段達私貨東宮幸臣姬威，令取太子消息，密告楊素。於是內外宣謗，過失日聞。段達脅姬威曰：「東宮罪過，主上皆已知之。已奉密詔，定當廢立。君能告之，則大富貴。」威遂許諾。

開皇二十年，車駕至自仁壽宮，禦大興殿，謂侍臣曰：「我新還京師，應開懷歡樂，不知何意，翻悒然愁苦。」吏部尚書牛弘對曰：「由臣等不稱職，故至尊憂勞。帝既數聞讒譖，疑朝臣具委，故有斯問，冀聞太子之愆。弘既此對，大乖本指。帝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：「仁壽宮去此不遠，令我每還京師，嚴備如入敵國。我為患利，不脫衣臥。夜欲得近廁，故在後房。恐有驚急，還就前殿。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！」乃執唐令則等數人，付所司訊鞫。令楊素陳東宮事狀，以告近臣。素顯言之曰：「奉敕向京，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。太子忿然作色，肉戰淚下，云：'居士党已盡，遣我何處窮討？爾作右僕射，受委自求，何關我事！'又云：' 昔大事不遂，我先被誅。今作天子，竟乃令我不如弟，一事已上，不得自由。'因長歎回視云：'我大覺身妨！'又云：'諸王皆得奴，獨不與我！'乃向西北奮頭，喃喃細語。」帝曰：「此兒不堪妨承嗣久矣。皇后恆勸我廢，我以布素時生，復長子，望其漸改，隱忍至今。勇昔從南兗州來，語衛王曰：'阿娘不與我一好婦女，亦是可恨。'因指皇后侍兒曰：'皆我物。'此言幾許異事！其婦初亡，即以鬥帳安余老嫗。新婦初亡，我深疑使馬嗣明藥殺。我曾責之，便慙曰：'會當殺元孝矩。'此欲害我而遷怒耳。初，長寧誕育，朕與皇后共抱養之，自懷彼此，連遣來索。且雲定興女，在外私合而生，想此由來，何必是其體胤？昔晉太子取屠家女，其兒即好屠割。今儻非類，便亂宗祐。又劉金麟，佞人也，呼定興作家翁。定興愚人，受其此語。我前解金麟者，為其此事。勇昔在宮，引曹妙達共定興女同宴，妙達在外雲'我今得勸妃酒。'直以其諸子偏庶，畏人不服，故逆縱之，欲收天下望耳。我雖德慚堯舜，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。我恆畏其加害，加防大敵，令欲廢之，以安天下。」左衛大將軍元旻諫曰：「廢立大事，天子無貳言，詔旨若行，後悔無及。讒言罔極，惟陛下察之。」辭直爭強，聲色俱厲，帝不答。

時姬威又表告太子非法，帝使威盡言。威對曰：「皇太子由來共臣語，唯意在驕奢，欲得樊川以至散關，總規為苑。兼云：'昔漢武將起上林苑，東方朔諫，賜朔黃金百斤，幾許可笑！我實無金輒賜此等。若有諫者，正當斬之，不過殺百許人，自然永息。'前蘇孝慈解左衛率，皇太子奮髯揚肘曰：'大丈夫當有一日，終不忘之，決當快意。'又宮內所須，尚書多執法不與，便怒曰：'僕射已下五人，會展三人腳，便使知慢我之禍。'又于苑內築一小城，春夏秋冬作役不輟，營起亭殿，朝造夕改。每云：'至尊嗔我多側庶，高緯、陳叔寶豈是孽子乎？'嘗令師姥卜吉凶，語臣曰：'至尊忌在十八年，此期促矣。'」

帝泫然曰：「誰非父母生，乃至於此！我有舊使婦女，令看東宮。奏云：'勿令廣平王至皇太子處。東宮憎婦，亦廣平王教之。'元贊亦知其陰惡，勸我于左藏東加置兩隊。初平陳後，宮人好者悉配春坊，如聞不知厭足，於外更有求訪。朕近覽《齊書》，見高歡縱其兒子，不勝忿憤，安可效尤！」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，部分收其黨與。楊素舞文鍛煉，以成其獄。勇由是遂敗。

居數日，有司承素意，奏「元旻身備宿衛，常曲事於勇，情有附托。在仁壽宮，裴弘將勇書於朝堂與旻，題封雲，勿令人見。」帝曰：「朕在仁壽宮。有纖小事，東宮必知，疾于驛馬，懌之甚久，豈非此徒邪？」遣武士執旻及弘付法。

先是，勇嘗于仁壽宮參起居還，途中見一枯槐樹，根幹蟠錯，大且五六圍，顧左右曰：「此堪作何器用？」或對曰：「古槐尤堪取火。」于時衛士皆佩火燧，勇因令匠者造數千枚，欲以分賜左右。至是，獲於庫。又藥藏局貯艾數斛，亦搜得之。大將為怪，以問姬威。威曰：「太子此意別有所在。比令長寧王已下，詣仁壽宮還，每常急行，一宿便至。恆飼馬千匹，雲徑往捉城門，自然餓死。」素以威言詰勇，勇不服曰：「竊聞公家馬數萬匹，勇忝備位太子，有馬千匹，乃是反乎？」素又發洩東宮服玩似加琱飾者，悉陳於庭，以示文帝群官，為太子罪。帝曰：「前簿王世積，得婦女領巾，狀似槊幡，當時遍示百官，欲以為戒。今我兒乃自為之。領巾為槊幡，此是服妖。」使將諸物示勇以詰之。皇后又責之罪。帝使使問勇，勇不服。

太史令袁充進曰：「臣觀天文，皇太子當廢。」上曰：「玄象久見矣。」群臣無敢言者。於是使人召勇。勇見使者，驚曰：「得無殺我邪？」帝戎服陳兵，禦武德殿，集百官立于東面，諸親立於西面，引勇及諸子烈於殿庭。命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為王、公主者並為庶人。命道衡謂勇曰：「爾之罪惡，人神所棄，欲求不廢，其可得邪！」勇再拜曰：「臣合屍之都市，為將來鑒誡。幸蒙哀憐，得全性命」。言畢，泣下流襟，既而舞蹈而去。左右莫不憫默。

又下詔：「左衛大將軍元旻，任掌禁兵，委以心膂，乃包藏奸伏，離間君親，崇長厲階，最為魁首。太子左庶子唐令則，策名儲貳，位長宮僚，諂曲取容，音技自進，躬執樂器，親教內人，贊成驕侈，導引非法。太子家令鄒文騰，專行左道，偏被親昵，占問國家，希覬災禍。左衛率司馬夏侯福，內事諂諛，外作威勢，陵侮上下，褻濁宮闈。典膳監元淹，謬陳愛憎，開示怨隙，進引妖巫，營事厭禱。前吏部侍郎蕭子寶，往居省閣，舊非宮臣，進畫奸謀，要射榮利。前主璽下士何竦，假託玄象，妄說妖怪，志圖禍亂，心在

速發；兼諸奇服，皆竦規模，增長驕奢，糜費百姓。此之七人，為害斯甚，並處斬刑，妻妾子孫皆沒官。車騎將軍閻毗、東郡公崔君綽、游騎尉沈福寶、瀛州人章仇太翼等四人，所為之事，並是悖逆，論其狀跡，罪合極刑。但未能盡戮，並特免死，各決杖一百，身及妻子資財田宅悉沒官。副將作大匠高龍叉，預追番丁，輒配東宮使役，營造亭舍，進入春坊；率更令晉文建、通直散騎侍郎判司農少卿事元衡，料度之外，私自出給，虛破丁功，擅割園地。並處自盡，」於是集群官于廣陽門外，宣詔以戮之。乃移勇於內史省，給五品料食。立晉王廣為皇太子，仍以勇付之，復囚於東宮。賜楊素物三千段，元胄、楊約並千段，楊難敵五百段，皆鞫勇之功賞也。

時文林郎楊孝政上盡諫，言：「皇太子為小人所誤，不宜廢黜。」帝怒，撻其胸。尋而貝州長史裴肅表稱：「庶人罪黜已久，當克已自新，請封一小國。」帝知勇黜不允天下情，乃徵肅入朝，具陳廢立意。

時勇自以廢非其罪，頻請見上，面申冤屈。皇太子遏不得聞。勇於是升樹叫，聞于帝，冀得引見。楊素因奏言：「勇情志昏亂，又癲鬼所著，不可復收。」帝以為然，卒不得見。帝遇疾于仁壽宮，皇太子入侍醫，奸亂事聞於帝。帝抵床曰：「枉廢我兒！」遣追勇。未及發使而崩，秘不發喪。遽收柳述、元岩，系大理獄，偽敕賜庶人死。追封房陵王，不為立嗣。

勇有十男：雲昭訓生長寧王儼、平原王裕、安城王筠。高良娣生安平王嶷、襄城王恪。王良媛生高陽王該、建安王韶。成姬生潁川王煚。後宮生孝實、孝範。

初，儼誕，帝聞之曰：「此乃皇太孫，何乃生不得地！」雲定興奏曰：「天生龍種，所以因雲而出。」時人以為敏對。六歲，封長寧郡王。勇敗，並坐廢。上表求宿衛，辭情哀切，帝覽之惻然。楊素進曰：「伏願聖心同於螫手，不宜留意。」煬帝踐祚，儼常從行，遇鴆卒。諸弟分徙嶺外，皆敕殺之。

秦王俊

秦王俊，字阿祗。開皇元年，立為秦王。二年，拜上柱國、河南道行台尚書令、洛州刺史，時年十二。加右武衛大將軍，領關東兵。三年，遷秦州總管，隴右諸州盡隸焉。俊仁恕慈愛，崇敬佛道，請為沙門，不許。六年，遷山南道行台尚書令。伐陳之役，為山南道行軍元帥，督三十總管，水陸十餘萬，屯漢口，為上流節度。尋授揚州總管、四十

四州諸軍事，鎮廣陵。轉并州總管、二十四州諸軍事。初頗有令問，文帝聞而大悅。後漸奢侈，違犯制度，出錢求息。帝遣按其事，與相連坐者百餘人。於是盛修宮室，窮極侈麗。俊有巧思，每親運斤斧，工巧之器，飾以珠玉。為妃作七寶幕籬，重不可戴，以馬負之而行。徵役無已。置渾天儀、測景表。又為水殿，香塗粉壁，玉砌金堦，梁柱楣棟之間，周以明鏡，間以寶珠，極瑩飾之美。每與賓客伎女弦歌於上。

俊頗好內，妃崔氏性妒，甚不平之，遂於瓜中進毒。俊由是遇疾，徵還京師。以俊奢縱，免官，以王就第。左武衛將軍劉升諫曰：「秦王非有他過，但費官物、營廨舍而已。臣謂可容。」帝曰：「法不可違。」升固諫，帝忿然作色，升乃止。楊素復進諫，以秦王過不應至此。帝曰：「我是五兒之父，非兆人之父。若如公意，何不別制天子兒律！以周公為人，尚誅管、蔡。我誠不及周公遠矣，安能虧法乎！」卒不許。

俊疾篤，含銀，銀色變，以為遇蠱。未能起，遣使奉表陳謝。帝責以失德。大都督皇甫統上表請復王官，不許。歲餘，以疾篤，復拜上柱國。二十年六月，薨于秦邸。帝哭之數聲而已，曰：「晉王前送一鹿，我令作脯，擬賜秦王。今亡。可置靈坐之前。心已許之，不可虧信。」帝及後往視，見大蜘蛛、大蜾蠃從枕頭出，求之不見。窮之，知妃所為也。俊所為侈麗物悉命焚之。敕送終之具，務從儉約，以為從世法。王府僚佐請立碑，帝曰：「欲求名，一卷史書足矣，何用碑為！若子孫不能保家，徒與人作鎮石耳。」

妃崔氏以毒王故，下詔廢絕，賜死於其家。子浩，崔氏所生也。以其母譴死，遂不得立。於是以秦國官為喪主。俊長女永豐公主，年十三，遭父憂，哀慕盡禮，免喪，遂絕酒肉。每忌日，輒流涕不食。有開府王延者，性忠厚，領俊親信兵十餘年，俊甚禮之。及俊疾，延恆在閤下，衣不解帶。俊薨，勺飲不入口者數日，羸頓骨立。帝聞憫之，賜以禦藥，授驃騎將軍，典宿衛。俊葬日，延號慟而絕。帝嗟異之，令通事舍人弔祭，詔葬延於俊墓側。

煬帝即位，立浩為秦王，以奉孝王嗣。封浩弟湛濟北侯。後以浩為河陽都尉。楊玄感作逆之際，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勒兵討之。至河陽，修啟於浩，浩詣述營，共相往復，有司劾浩以諸侯交通內臣，竟坐廢免。宇文化及弒逆，立浩為帝。化及敗于黎陽，北走魏縣，自僭為帝，因而害之。

湛驍果有膽烈。大業初，為滎陽太守，坐浩免，亦為化及所害。

庶人秀

庶人秀，開皇元年，立為越王。未幾，徙封於蜀，拜柱國、益州總管、二十四州諸軍事。二年，進上柱國、西南道行台尚書令，本官如故。歲餘而罷。十二年，入為內史令、右領軍大將軍。尋出鎮於蜀。

秀有膽氣，容貌瑰偉，美有須髯，多武藝，甚為朝臣所憚。帝每謂文獻皇后曰：「秀必以惡終。我在當無慮，至兄弟必反。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，秀深結於衡，以左右為請。衡既還京師，請益左右，帝不許。大將軍劉嚕之討西爨，帝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。秀使嬖人萬知先為武通行軍司馬，帝以秀任非其人，譴責之，因謂群臣曰：「壞我法者，必在子孫。譬如猛獸，物不能害，反為毛間蟲所損食耳。」於是遂分秀所統。

秀漸奢侈，違犯制度，車馬被服擬于天子。及太子勇廢，秀甚不平。皇太子恐秀終為後變，陰令楊素求其罪狀而譖之。仁壽二年，徵還京師，見不與語。明日，使使切讓之。皇太子及諸王流涕庭謝，帝曰：「頃者俊糜費財物，我以父道訓之。今秀蠹害生靈，當以君道繩之。」乃下以法。開府慶整諫曰：「庶人勇既廢，秦王已薨，陛下兒子無多，何至如是！蜀王性甚耿介，今被責，恐不自全。」帝大怒，欲斷其舌。因謂群臣曰：「當斬秀于市以謝百姓。」乃令楊素、蘇威、牛弘、柳述、趙綽推之。太子陰作偶人，書帝及漢王姓字，縛手釘心，令人埋之華山下，令楊素髮之。又作檄文曰「逆臣賊子，專弄威柄，陛下唯守虛器，一無所知」，陳甲兵之盛，云「指期問罪」，置秀集中，因以聞奏。帝曰：「天下寧有是邪！」乃廢為庶人，幽之內侍省，不得與妻子相見，令給獠婢二人驅使之。與連坐百餘人。

秀既幽逼，憤懣不知所為，乃上表陳己愆，請與其愛子爪子相見，並請賜一穴，令骸骨有所。帝乃下詔數其罪曰：「汝地居臣子，情兼家國，庸蜀險要，委以鎮之。汝乃幹紀亂常，懷惡樂禍，暱辟睨二宮，佇望災釁，容納不逞，結構異端。我有不和，汝便覘候，望我不起，便有異心。皇太子，汝兄也，次當建立，汝假託妖言，乃雲不終其位。妄稱鬼怪，又道不得入宮，自言骨相非人臣，德業堪承重器。妄道清城出聖，欲己當之，詐稱益州龍見，托言吉兆。重述木易之姓，更修成都之宮。妄說禾乃之名，以當八千之運。橫生京師妖異，以證父兄之災；妄造蜀地徵祥，以符已身之籙。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？天下亂也？輒造白玉之斑，又為白羽之箭，文物服飾，豈似有君？鳩集左道，符書厭鎮，漢王與汝，親則弟也，乃畫其形像，題其姓名，縛手釘心，枷鎖杻械。仍雲請西嶽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，收楊諒魂神，閉在華山下，勿令散蕩。我之於汝，親則父也，

復雲請西嶽華山慈父聖母，賜為開化楊堅夫妻，回心歡喜。又畫我形像，縛手撮頭，仍雲請西嶽神兵收楊堅魂神。如此形狀，我今不知楊諒、楊堅是汝何親也！包藏凶匿，圖謀不軌，逆臣之跡也。希父之災，以為身幸，賊子之心也。懷非分之望，肆毒心于兄，悖惡之行也。嫉妒于弟，無惡不為，無孔懷之情也。違犯制度，壞亂之極也。多殺不辜，豺狼之暴也。剝削人庶，酷虐之甚也。唯求財貨，市井之業也。專事妖邪，頑囂之性也。弗克負荷，不材之器也。凡此十者，滅天理，逆人倫，汝皆為之，不祥之甚也。欲免患禍，長守富貴，其可得乎！」後聽與其子同處。煬帝即位，禁錮如初。宇文化及之弒逆也，欲立秀為帝，群議不許。於是害之，並其諸子。

庶人諒

庶人諒，字德章，一名傑，小字益錢。開皇元年，立為漢王。十二年，為雍州牧，加上柱國、右衛大將軍。轉左衛大將軍。十七年，出為并州總管，帝幸溫湯而送之。自山以東，至於滄海，南拒黃河，五十二州盡隸焉。特許以便宜，不拘律令。十八年，起遼東之役，以諒為行軍元帥。至遼水，師遇疾疫，不利而還。十九年，突厥犯塞，以諒為行軍元帥，竟不臨戎。文帝甚寵愛之。

諒自以居天下精兵處，以太子讒廢，居常怏怏，陰有異圖。遂諷帝云：「突厥方強，太原即為重鎮，宜修武備。」帝從之。於是大發工役，繕修器械，貯納於并州。招集亡命，左右私人，殆將數萬。王頍者，梁將王僧辯之子，少倜儻，有奇略，為諒諮議參軍。蕭摩訶者，陳氏舊將。二人俱不得志，每鬱鬱思亂，並為諒親善。

及蜀王以罪廢，諒愈不自安。會文帝崩，使車騎屈突通征之，不赴，遂發兵反。總管司馬皇甫誕諫，諒怒，收系之。王頍說諒曰：「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，若用此等，即宜長驅深入，直據京都，所謂疾雷不及掩耳。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，宜任東人。」諒不能專之。乃兼用二策，唱言：「楊素反，將誅之。」

總管府兵曹河東裴文安說諒曰：「井陘以西，是王掌據內，山東士馬，亦為我有，宜悉發之。分遣羸兵，屯守要路，仍令隨方略地；率其精銳，直入蒲津。文安請為前鋒，王以大軍繼後，風行電擊，頓於霸上，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。京師震擾，兵不暇集，上下相疑，群情離駭，我即陳兵號令，誰敢不從！旬日之間，事可定矣。」諒大悅。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將兵出太谷，以趣河陽。大將軍綦良出滏口，以趣黎陽。大將軍鄧建出井陘，以略燕、趙。柱國喬鍾馗出雁門。署文安為柱國，紇單貴、王聃、大將軍茹茹

天保、侯莫陳惠直指京師。未至蒲津百餘里。諒忽改圖，令紇單貴斷河橋，守蒲州，而召文安。文安至曰：「兵機詭速，本欲出其不意。王既不行，文安又返，使彼計成，大事去矣。」諒不對。於是從亂者十九州，乃以王聃為蒲州刺史，裴文安為晉州，薛粹為絳州，梁菩薩為潞州，韋道正為韓州，張伯英為澤州。遣偽署大將軍常倫進兵絳州，遇晉州司法仲孝俊之子，謂曰：「吾曉天文遁甲，今年起兵，得晉地者王。」孝俊聞之曰：「皇太子常為晉王，故曰晉地，非謂反徒也。」時潞州有官羊生羔，二首相背，以為諒之咎徵。

煬帝遣楊素率騎五千，襲王聃、紇單貴于蒲州，破之，於是率步騎四萬趣太原。諒使趙子開守高壁，楊素擊走之。諒大懼，拒素於蒿澤。屬天大雨，諒欲旋師，王頍諫曰：「楊素懸軍，士馬疲弊，王以銳卒親戎擊之，其勢必舉。今見敵而還，示人以怯，阻戰士之心，益西軍之氣，願必勿還。」諒不從，退守清源。素進擊之，諒與官兵大戰，死者萬八千人。諒退保并州，楊素進擊之，諒乃降。百僚奏諒罪當死，帝曰：「朕終鮮兄弟，情不忍言，欲屈法恕諒一死。」於是除名，絕其屬籍，竟以幽死。

先是，并州謠言：「一張紙，兩張紙，客量小兒作天子。」時偽署官告身皆一紙，別授則二紙。諒聞謠喜曰：「我幼字阿客，'量'與'諒'同音，吾於皇家最小。」以為應之。

子顯，因而禁錮。宇文化及弒逆之際，遇害。

煬帝三男

煬帝三男：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、齊王暕。蕭嬪生趙王杲。

元德太子

元德太子昭，煬帝長子也。初，文帝以開皇三年四月庚午，夢神自天而降，雲是天神將生降。寤，召納言蘇威以告之。及聞蕭妃在并州有娠，迎置大興宮之客省。明年正月戊辰而生昭，養于宮中，號大曹主。三歲時，於玄武門弄石師子，文帝與文獻皇后至其所。文帝適患腰痛，舉手憑後，昭因避去，如此者再三。文帝歎曰：「天生長者，誰復教乎！」由是大奇之。文帝嘗謂曰：「當為爾娶婦。」應聲而泣。文帝問其故，對曰：「漢王未婚時，恆在至尊所，一朝娶婦，便則出外。懼將違離，是以啼耳。」上歎其有至性，特鍾愛焉。年十二，立為河南王。仁壽初，徙為晉王。拜內史令，兼左衛大將軍。轉雍

州牧。煬帝即位，便幸洛陽宮，昭留守京師。及大業元年，帝遣使者立為皇太子。

昭有武力，能引強。性謙沖，言色恂恂，未嘗忿怒。其有深可嫌責者，但云「大不是」。所膳不許多品，帷席極於儉素。臣吏有老父母，必親問其安否，歲時皆有惠賜。其仁愛如此。明年，朝於洛陽，後數月，將還京師，願得少留，帝不許。拜請無數，體素肥，因致勞疾。帝令巫者視之，雲房陵王為祟。未幾而薨，時年二十三。先是，太史奏言楚分有喪，於是改封越公楊素于楚。及昭薨日，而素亦薨，蓋隋、楚同分也。詔內史侍郎虞世基為哀冊文，帝深追悼之。

昭妃慈州刺史博陵崔弘升女。後秦王妃以蠱毒獲譴，昭奏曰：「惡逆者，乃新婦之姑，請離之。」乃娶滑國公京兆韋壽女為妃。昭有子三人：韋妃生恭皇帝，大劉良娣生燕王倓，小劉良娣生越王侗。

倓字仁安，敏慧美咨容，煬帝于諸孫中特所鍾愛，常置左右。性好讀書，尤重儒素，造次所及，有若成人。良娣早終，每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，帝由是益奇之。宇文化及弒逆之際，倓覺變，欲入奏，恐露其事，因與梁公蕭鉅、千牛宇文晶等穿芳林門側水竇入。至玄武門，詭奏曰：「臣卒中惡，命懸俄頃，請得面辭，死無所恨。」冀見帝，為司宮者所遏，竟不得聞。俄而難作，遇害，時年十六。

越王侗，字仁謹，美姿容，性寬厚。大業三年，立為越王。帝每巡幸，侗常留守東都。楊玄感反，與戶部尚書樊子蓋拒之。事平，朝于高陽，拜高陽太守。俄以本官留守東都。十三年，帝幸江都，復令侗與金紫光祿大夫段達、太府卿元文都、攝戶部尚書韋津、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等總留台事。

宇文化及之弒逆，文都等議尊立侗，大赦，改元曰皇泰。謚帝曰明，廟號世祖，追尊元德太子為孝成皇帝，廟號世宗，尊其母劉良娣為皇太后。以段達為納言、右翊衛大將軍、攝禮部尚書，王世充為納言、左翊衛大將軍、攝吏部尚書，元文都為內史令、左驍衛大將軍，盧楚亦內史令，皇甫無逸為兵部尚書、右武衛大將軍，郭文懿為內史侍郎，趙長文為黃門侍郎，委以機務，為金書鐵券，藏之宮掖。于時洛陽稱段達等為「七貴」。

未幾，宇文化及以秦王浩為天子，來次彭城，所經城邑，多從逆黨。侗懼，遣使者蓋琮、馬公政招懷李密。密遂請降，侗大忻悅，禮其使甚厚。即拜密為太尉、尚書令、魏國公，令拒化及。仍下書曰：

我大隋之有天下，於茲三十八載。高祖文皇帝聖略神功。載造區夏。世祖明皇帝則天法地，混一華戎。東暨蟠木，西通細柳，前逾丹徼，後越幽都，日月之所臨，風雨之所至，圓首方足，稟氣食毛，莫不盡入提封，皆為臣妾。加以寶貺畢集，雲瑞咸臻，作樂制禮，移風易俗。智周寰海，萬物咸受其賜；道濟天下，百姓用而不知。世祖往因曆試，統臨南服，自居皇極，順茲望幸。所以往歲省方，展禮肆觀，停鑾駐蹕，按駕清道，八屯如昔，七萃不移。豈意釁起非常，逮於軒陛，災生不意，廷及冕旒。奉諱之日，五情崩殞，攀號荼毒，不能自勝。

且聞之自古，代有屯剝，賊臣逆子，何世無之。至如宇文化及，世傳庸品。其父述，往屬時來，早沾厚遇，賜以昏媾，置之公輔。位尊九命，祿重萬鐘，禮極人臣，榮冠世表，徒承海嶽之恩，未有涓塵之答。化及以此下材，夙蒙顧眄，出入外內，奉望階墀。昔陪藩國，統領衛兵，及從升皇祚，陪列九卿。但本性凶狠，恣其貪穢，或交結惡黨，或侵掠商貨，事重刑簽，狀盈獄簡。在上不遺簪屨，恩加草芥，應至死辜，每蒙恕免。三經除解，尋復本職；再徙邊裔，仍即追還。生成之恩，昊天罔極；獎擢之義，人事罕聞。化及梟獍為心，禽獸不若，從毒興禍，傾覆行宮。諸王兄弟，一時殘酷，痛暴行路，世不忍言。有窮之在夏時，犬戎之于周世，釁辱之極，亦未是過。朕所以刻骨崩心，飲膽嘗血，瞻天視地，無處自容。

今王公卿士，庶尹百辟，咸以大寶鴻名，不可顛墜，元凶巨猾，須早夷殄，翼戴朕躬，嗣守寶位。顧惟寡薄，志不逮此。今者出黼扆而仗旄鉞，釋衰麻而擐甲冑，銜冤誓眾，忍淚臨兵，指日遄征，以平大盜。且化及偽立秦王之子，幽遏比於拘囚；其身自稱霸相，專擅擬於九五。履踐禁禦，據有宮闕，昂首揚眉，初無慚色。衣冠朝望，外懼凶威，志士誠臣，內懷憤怨。以我義師，順彼天道，梟夷醜族，匪夕伊朝。

太尉、尚書令魏公，丹誠內發，宏略外舉，率勤王之師，討違天之逆。果毅爭先，熊羆競進，金鼓振讋，若火焚毛，鋒刃從橫，如湯沃雪。魏公志存匡濟，投袂前驅，朕親禦六軍，星言繼軌。以此眾戰，以斯順舉，擘山可以動，射石可以入。況賊擁此人徒，皆有離德，京都侍衛，西憶鄉家，江左淳人，南思邦邑。比來表書駱驛，人信相尋。若王師一臨，舊章暫睹，自應解甲倒戈，冰銷棄散。且聞化及自恣，天奪其心，殺戮不辜，挫辱人士，莫不道路以目，號天跼地。朕今復仇雪恥，梟轅者一人，拯溺救焚，所哀者士庶。唯望天鑒孔殷，祐我宗社，億兆感義，俱會朕心。梟戮元凶，策勳飲至，四海交泰，稱朕意焉。兵衛軍機，並受魏公節度。

密見使者，大悅，北面拜伏，臣禮甚恭，遂東拒化及。

七貴頗不協。未幾，元文都、盧楚、郭文懿、趙長文等為世充所殺，皇甫無逸遁歸京師。世充詣侗所陳謝，辭情哀苦。侗以為至誠，命之上殿，被髮為盟，誓無貳志。自是侗無所關預。及世充破李密，眾望益歸之，遂自為鄭王，總百揆，加九錫，備法物，侗不能禁。段達、雲定興等十人入見侗曰：「天命不常，鄭王功德甚盛，願陛下遵唐、虞之跡。」侗怒曰：「天下者，高祖之天下，東都者，世祖之東都。若隋德未衰，此言不可而發。必天命有改，亦何論於禪讓！公等或先朝舊臣，或勤王立節，忽有斯言，朕亦何望！」神色凜然，侍衛者莫不流汗。既而退朝，對良娣而泣。世充更使謂曰：「今海內未定，須得長君，待四方乂安，復子明辟。必若前盟，義不違負。」侗不得已，遜位於世充，遂被幽於含涼殿。世充僭偽號，封潞國公。

有宇文儒童、裴仁基等謀誅世充，復尊立侗。事泄，並見害。世充兄世惲因勸世充害侗。世充遣其侄行本齎鴆詣侗曰：「願皇帝飲此酒。」侗知不免，請與母相見，不許。遂布席焚香禮佛，祝曰：「從今以去，不生帝王尊貴家。」及仰藥，不能時絕，更以帛縊之。世充偽謚曰恭皇帝。

齊王暕

齊王暕，字世朏出，小字阿孩。美容儀，疏眉目，少為文帝所愛。開皇中，立為豫章王。及長，頗涉經史。尤工騎射。初為內史令。仁壽中，拜揚州總管、江淮以南諸軍事。煬帝即位，進封齊王。大業二年，帝初入東都，盛陳鹵簿，瞥柬為軍導。轉豫州牧。俄而元德太子薨，朝野注望，咸以暕當嗣。帝又敕吏部尚書牛弘妙選官屬，公卿由是多進子弟。明年，轉雍州牧，尋徙河南尹、開府儀同三司。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於暕，寵遇益隆。自樂平公主及諸戚屬競來致禮，百官稱謁，填咽道路。

暕頗驕恣，昵近小人，所行多不法。遣喬令則、劉虔安、裴該、皇甫諶、厙狄仲

錡、陳智偉等采求聲色狗馬。令則等因此放縱，方人家有女者，輒矯暕命呼之，載入暕宅，因緣藏匿，恣行淫穢而後遣之。仲錡、智偉二人詣隴西，撾炙諸胡，責其名馬，得數匹以進於暕。暕令還主，仲錡等詐言王賜，將歸家，暕不之知也。又樂平公主嘗奏帝，雲柳氏女美者，帝未有所答。久之，主復以柳氏進暕，暕納之。後帝問主柳氏女所在，

主曰：「在齊王所。」帝不悅。暕于東都營第，大門無故崩，應事栿中折，識者以為不祥。後從帝幸榆林，暕督後軍，步騎五萬，恆與帝相去數十里而舍。會帝于汾陽宮大獵，詔暕以千騎入圍。暕大獲麋鹿以獻，而帝未有得也，怒從官，皆言為暕左右所遏，獸不得前。帝於是怒，求暕罪失。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，有伊闕令皇甫詡幸於暕，違禁將之汾陽宮；又京兆人達奚通有妾王氏善歌，貴遊宴聚，多或要致，於是輾轉亦入王家。御史韋德裕希旨劾暕。帝令甲士千餘，大索暕第，因窮其事。

暕妃韋氏，戶部尚書沖之女也，早卒。暕遂與妃姊元氏婦通，生一女。外人皆不得知，陰引喬令則於第內酣宴，令則稱慶，脫暕帽以為歡。召相工遍視後庭，相工指妃姊曰：「此產子者當為皇后，貴不可言。」時國無儲副，暕自謂次當得立。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，內常不安，陰挾左道，為厭勝事。至是，皆發。帝大怒，斬令則等數人，妃姊賜死，暕府僚皆斥之邊遠。時趙王杲猶在孩孺，帝謂侍臣曰：「朕唯有暕一子，不然者，當肆諸市朝，以明國憲也。」

暕自是恩寵日衰，雖為京尹，不復關預時政。帝恆令武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，暕有微失，輒奏之。帝亦慮暕生變，所給左右，皆以老弱備員而已。警柬每懷危懼，心不自安。又帝在江都宮元會，暕具法服將朝，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；又坐齋中，見群鼠數十，至前而死，視皆無頭。暕甚惡之。俄而化及作亂，兵將犯蹕，帝聞之，顧蕭後曰：「得非阿孩也？」其見疏忌如此。化及復令人捕暕，時尚臥未起，賊進，暕驚曰：「是何人？」莫有報者。暕猶謂帝令捕之，曰：「詔使且緩，兒不負國家！」賊曳至街，斬之，及其二子亦遇害。暕竟不知殺者為誰。時年三十四。

有遺腹子湣，與蕭後同入突厥，處羅可汗號為隋王。中國人沒入北蕃者，悉配之以為部落，以定襄城處之。及突厥滅，乃獲之。貞觀中，位至尚衣奉御，永徽初，卒。

趙王杲

趙王杲，小字季子。年七歲，以大業九年封趙王。尋授光祿大夫，曆河南尹，行江都太守。杲聰令，美容儀，帝有所制詞賦，杲多能誦之。性至孝，嘗見帝風動，不進膳，杲亦終日不食。又蕭後嘗灸，杲先請試灶，後不許之。杲泣請曰：「後所服藥，皆蒙嘗之。今灸，願聽嘗灶。」悲咽不已。後為停灸，由是尤鍾愛。後遇化及反，杲在帝側，號慟不已。裴虔通使斬之帝前而血湔御服。時年十二。

【論】

論曰：周建懿親，漢開磐石，內以敦睦九族，外以輯寧億兆，深根固本，崇獎王室，安則有以同其樂，衰則有以恤其危，所由來久矣。自魏、晉已下，多失厥中，不遵王度，各徇所私。抑之則勢齊於匹夫，抗之則權侔于萬乘，矯枉過正，非一時也。得失詳于前史，不復究而論焉。隋文昆弟之恩，素非篤睦，閨房之隙，又不相容。至於二世承基，茲弊愈甚。是以滕穆暴薨，人皆竊議，蔡王將沒，自以為幸。唯衛王養於獻後，故任遇特隆，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，悲夫！其錫以茅土，稱為磐石，特無甲兵之衛，居與皁吏為伍。外內無虞，顛危不暇，時逢多難，將何望哉！河間屬乃葭莩，地非寵逼，故高位厚秩，與時終始。楊慶二三其德，志在苟生，變本宗如反掌，棄慈母若遺跡，及身而絕，固宜然矣。文帝五子，莫有終其天年。房陵資於骨肉之親，篤於君臣之義，經綸締構，契闊夷險，撫軍臨國，凡二十年。雖三善未稱，而視膳無闕。恩寵既變，讒言間之，顧復之慈，頓隔於人理；父子之道，遂滅于天性，隋室將亡之效，眾庶皆知之矣。《慎子》曰：「一兔走街，百人逐之；積兔於市，過者不顧。」豈其無欲哉？分定故也。房陵分定久矣，而帝一朝易之，開逆亂之源，長覬覦之望。又維城肇建，崇其威重，恃寵而驕，厚自封植，進之既逾制，退之不以道，俊以憂卒，實此之由。俄屬天步方艱，讒人已勝，尺布鬥粟，莫肯相容。秀窺岷、蜀之阻，諒起晉陽之甲，成茲亂常之釁，蓋亦有以動之也。《棠棣》之詩徒賦，有庳之封無期，或幽囚於囹圄，或顛殞於鴆毒。本根既絕，枝葉畢翦，十有餘年，宗社淪陷。自古廢嫡立庶，覆族傾宗者多矣，考其亂亡之禍，未若有隋之酷。《詩》云：「殷鑒不遠，在夏後之世。」後之有國有家者，可不深戒哉！元德謹重，有君人之量，降年不永，哀哉！齊王敏慧可稱，志不及遠，頗懷驕僭，故帝疏而忌之，內無父子之親，貌展君臣之敬。身非積善，國有餘殃，至令趙及燕、越，皆不得死，悲夫！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